周易宗義

時務受易讀本義稍〻窺解義之指歸竊謂天道人事存亡吉凶規矩準繩方圓平直左之右之惟逢之源時不畸義之不畸時故曰六位時成夫義則時之別解也從之集之得孔孟之真爲紫陽是其合曰象也者像

也理之似莫如義与陰闔与陽闢先
天後天皆是物也蓋王瞿楊何者流
斤斤守其師說即躋之六通四闢往
古來今猶將固壘一隅望洋一面予
弗為之矣說者猶謂程傳主數朱義
主理夫原本法象根極性命闡玄繹

幽維謂理數可岐傳義可兩也小子時
嘗謂程先生曰孟子善用易之者義也
先生沈潛易義蓋一生之精力殫焉
編摩大觀抽矣獨睹是書之成名曰宗
義夫其得義得時得時得象矣蓋孔子
思夏殷之禮曰杞不足徵也有宗存焉

夫杞宋之於周亦纖矣孔子神聖豈不
能一人了證夏殷政謂世遠之湮世
不之奇智之士每每援引上古託為一
家言之吾言之其傳奇智言其然　是則孔
子之所大慮也易自江左玄麈蓋已降
而雜於老矣今學士談易輒曰吾心有

羲皇則豎成象也不我為釋氏窟穴
耶又不則竄入百家之術數矣先生曰
紫陽之義則羲皇之祀宋也吾宗羲
以傳之康二氏之百家言者其無所托
耶噫世有神明豎成者知其必以先
生之義為徵也已

周易宗義序

程師向令禹杭為嘉惠諸生也則出易義一編示之吳得從諸生後受讀也則見其奧衍淵容若不從一彖一爻區區經上索者間嘗請諸先生先生復為出一編則自咸以下三十四卦大都折衷羣儒合之一貫網收櫛比抄析絲擘矣

圓宗規方宗矩蹊有異者時先生擢留
都司勳尚書郎業已戒行莫能覔今季
夏比来謁則兹宗義梓人已告竣矣先
生復悉出原稿示吳銘硃錯雠甲乙互
筆且曰吾稿且三易矣子可無為我言
之吳敬謝不敏退而深惟之夫易之作以
為道也畫不足而有彖之不足而有爻之不

足而有文言有十翼十翼不足而有古註
疏古註疏不足而有程傳有本義傳本義
不足而有百家百家出而易愈析亦愈散先
生不得已而有宗義先生名曰宗不在易
也易者吾心變化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不
測之謂神生生之謂易易也道也神也何也
曰心也心原經而顯義其悟性不在經也如

文麗末而有形其然性不在末也心有貫乎萬止於一者謂之宗昧其宗則辭且不足以盡言也而何況於象得其宗則糟粕煨燼無非妙義即註疏百家曷有盡出焉故其取之博也以為約也寓之閎也以為精也探之奧也以為顯也要以見易於心隨枝疏節解而未始出吾宗非先生寧有法乎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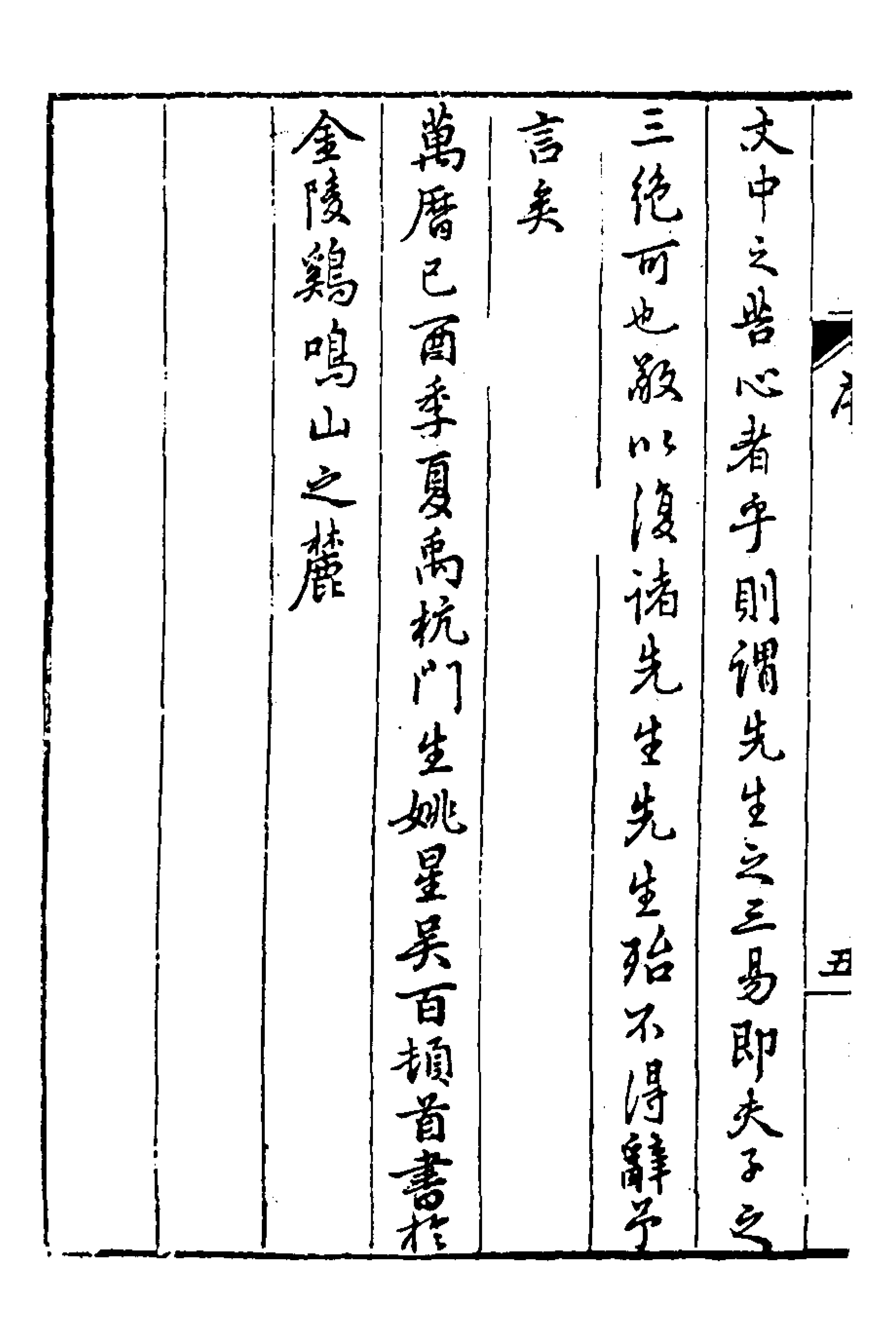
夫子之賛易也乾表自強坤著厚德於龍德則揭謹信於直方則標敬義夫豈戒指於伏羲稟說於文王受詁於周公以執獨得其宗故也不然將天行何以法乾地勢何以法坤其說龍德以為靈怪不可窺倪之物而直方者亦第為虛揣之形容而倘詣無功證入無路則易也者不幾為蒙首匿尾

之迷說字而世之學者方且猥瑣句櫛曾不
能於文字外深索厥旨而第曰易者經耳
夫經之所陳者皆後天也在吾心則先天也
倘伏羲之後更有伏羲文王之後更有文王
周公之後更有周公孔子之後更有孔子
當不僅僅以是也吁此宗義之所以作也嘗
公明之不言易似矣而遺其理習其數傳

所載大極如識緯家言以章後之一中而已嗟
夫易也者聖人以為趨吉避凶之書而管子
以為莫能趨莫能避之書也與夫不究其理
而徒數之習未有不流於曲術者也若夫居安
樂玩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潛不敢見惕不敢躍
飛不敢亢即未探策問兆而惠迪考祥之原已
定命於一心矣豈僥倖於射覆而以冥冥決哉

故漢人明經主通大義若董子之於春秋匡生之於詩類能於全經中總其條貫耦變應節迴環究轉而不窮彼未得其宗者而猶多是而況如先生之於易者乎先生之令禹杭也為比之初六令在司寇也為噬嗑之九四夫盈缶以孚之黄矢以貞之善用易者豈必不言易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而記曰先生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夫原以為本往莫可窮也委以為宗来莫可測也吞天浴日不見其盈歸虛尾閭不見其涸有本者如是之之宗爾朱子探本以合宗先生立宗以會本之義宗義其為見易於心一也易道庶其復明矣乎昔文中子之擬經也咸嗤其僭而我明王伯安氏獨謂其良工心苦有能知



文中之苦心者予則謂先生之三易即夫子之三絶可也敢以復諸先生先生殆不得辭予言矣

萬曆己酉季夏禹杭門生姚星吴百頓首書於金陵鷄鳴山之麓

題程敬承先生周易宗義叙

吾邑程敬承先生幼有慧識長而端凝落筆驚人弱冠就試甚為有司所器聲名大噪數奇不售潛庠序者廿餘年歲歲

占高尋負笈從遊之士連郡跨邑不下數十百人皆以經義來學家世治易故以易著嘗言易教精微而為俗學割裂上者玄虛下者煩碎不有統一愈

晦聖真以故頻年掩關覆策
凝思務窺未畫而取證於百家
同異其要則以紫陽為宗至旁
收曲引黑白燦然闢剔榛而歸
大道諸生蓍蔡奉之拱璧護

之發而為文人人洞極旨趣無支
無詭望之知為程門弟子多有
樹幟文場巍然青紫者而先生
亦遂捷兩闈握綬親民斗城游
刃手多新構前筴散棄不收稍

遷南比部在公多暇偶撿故篋
得之慨然有遺簪墮履之歎重
理篇帙復加參訂於推敲所
董爰作多士司南題名宗義醒
之覺路友人王于蕃私請命剞

厕予方承乏留臺竊得寓目曰
記曩時扶経閒雖世往時移已
是三十來年今煥然還舊觀又
憶與先生同事浙藩殛隤邑令
悰踽寘諧其間炎燠升沉日更

萬變而先生無幾微見顏面令
馭成果熟夷猶白雲先生處之
怡然屈伸進退無之不可先生
之於易深矣詎止掇拾言詮取
辨括帖云爾哉予初亦習易而

年少鹵莽未涉其藩已復冒
薦與後蹉跎六舉辛苦一第
風塵蹩躠敝帚視之鶩得先
生繕稿展卷茫然邈爾河漢
於與先生皆髫遊雖亙暢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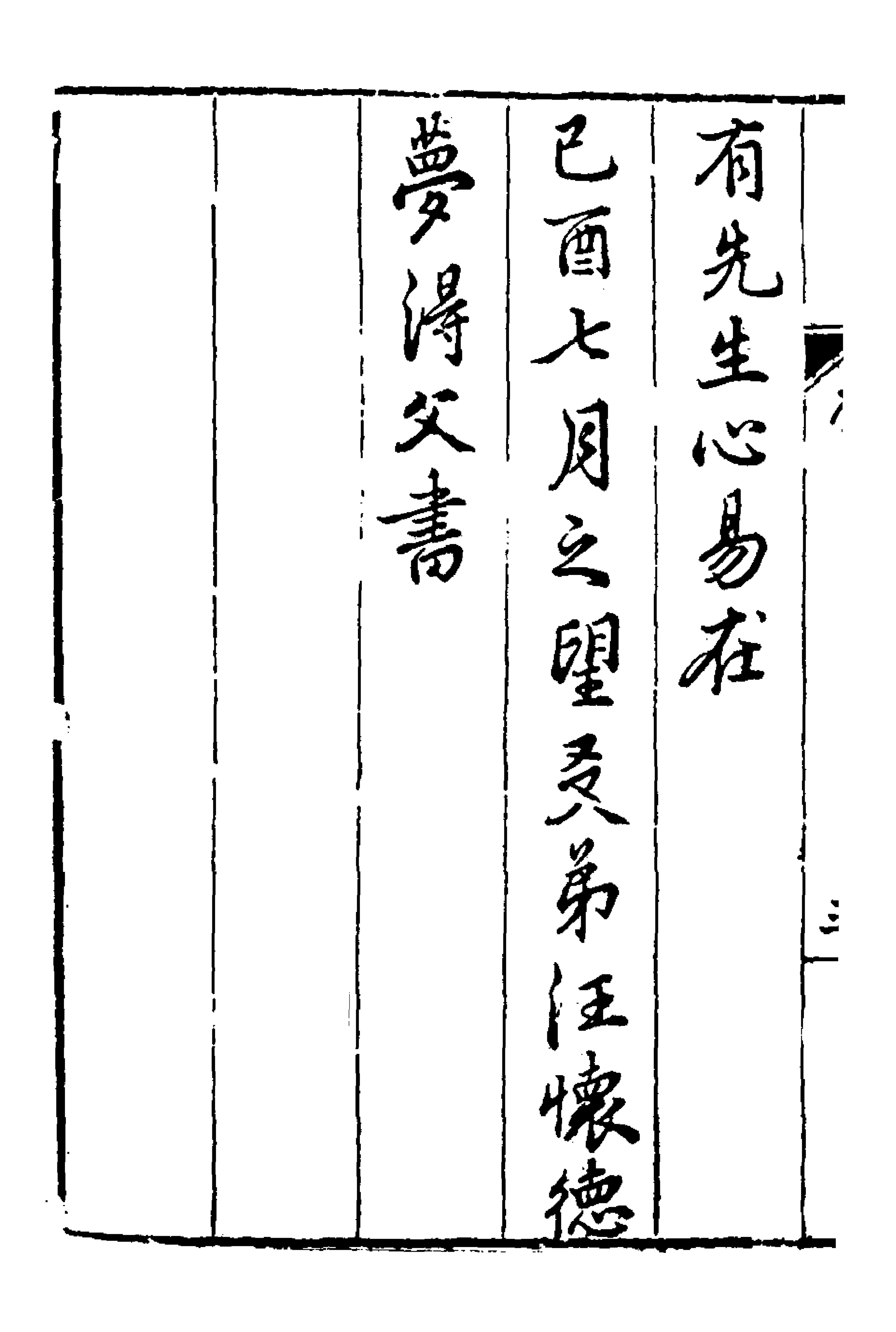
輿如最者一往破的不足任已

极乘先生之請聊爲粗述游歷

及所勤梓人之意令覽者得孝

其世若云易在畫㕛善易不

言則予與先生皆贅也不乃



有先生心易在

己酉七月之望受弟汪懷德

夢得父書

刻周易宗義凡例

一是集立說並以文公先生本義為宗尊
時制也間有異同亦其傳信傳疑可備叅考者耳
一是集所采多出晉魏註疏宋儒傳錄及
國朝大全近來名公解說因原文也間有私附亦據所見
聞以折衷就正耳
一卦爻取象止把正體推求何等簡易其互體原係漢
儒增出雖不甚悠謬而未必無穿鑿瑣碎之病間存
一二以[illegible]同志者共商之

凡例

黃虞稷曰汝繼字志初婺源人萬曆辛丑進士官泰州府知府朱竹垞經義考録之有朱之蕃序山本未見可補書

周易宗義卷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經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洪覺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嘆

乎此者耳故別之以著代也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若夫係辭則夏商之時固已有爲之者矣觀古傳所載可知也

胡雙湖曰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爲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之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爲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兊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圖備見於

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

乾☰乾下乾上　坤☷坤下坤上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爲龍坤合卦乃爲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于龍馬以其爲天數地數即乾之龍坤之馬也出於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蘇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于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元亨利貞

潘雪松述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爲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

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所繫之辭也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季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爲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歛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　陸庸成曰元亨利貞作四德照文言可知然元爲之貫惟乾四德備焉純粹精矣諸卦即兼此四字者餘加一字即不渾全故與其四字備而未純不若偏而獨舉亦有偏舉而雜見亦有全無而純疵故分有者得四卦焉大有

之元亨大壯之利貞鼎之元亨兌之亨利貞是也全有而雜舉者得五卦焉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全無者得七卦焉觀剝晉姤萃艮歸妹是也其偏舉而雜見者皆然

唐凝菴曰乾者健也大極動而生陽其性本動兩卦相承純陽用事有周流循環運無停機之象其健至矣故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元者生機也生機之揚達為亨生機之充足為利生機之正而且固為貞蓋陽主發生六畫純陽則生機饒裕生生不已人得之為人物得之為物旣以之自生亦以之生生其為亨利貞悉取足于此矣故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

元則始而終終而始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之所為健也　胡雲峯曰本義云一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大通而至正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在正固此人事之當然也

蔡虛齋曰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能有為况乾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為大通也凡物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是聖人事合下便是元亨合下便見利貞非謂元亨了又必利於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亨求

初九潛龍勿用

按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孔疏初九潛龍此自然之象易以時爲大時在潛便當勿用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此言潛者聯養以俟時也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

程敬承曰易卦首乾易爻首乾初而劈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翕心初微隱潛字中凝蓄許多變化端倪聖賢大學問大事功俱自潛出耳即如龍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用用之所以爲妙也紫溪曰潛便勿用

不潜便輕於用矣　陸庸成曰初地道之始故曰潜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示則也龍以不見爲神其能見能惕能躍能飛皆在于潜故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其孰能窺之　唐凝菴曰陽性躁急於有爲故以勿用戒之亦以蓄其生機而厚發之也

胡雲峰曰乾初象潜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潘雪松述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初與二俱爲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註稱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爲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　纂言曰陽爲大陰爲小凡三畫中爲人位九居二象大人利見卽有相與行其德之意非徒覩見之而已大抵龍德大人自是上下同利者五二利見同

陸庸成曰遯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五五之利見臣民共焉此獨於二當之者與五應故

耳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潘雪松述曰象旨鄭玄以六畫言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也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惕謂怵惕鄭玄曰懼也

蘇子瞻曰九三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若雖厲而无咎也王註謂九三爲動心忍性之學而能補過者是也

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第空自憂懼而已言毋佰終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所謂反復道是也

建用二乾字即如繫辭連用二存字

陸庸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險莫邪三四之地故僅曰无咎然人事之得莫大於无咎而吉次之故乾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中雜一吉字亦不得也有吉便有凶對矣吉以歆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於三四止曰无咎噫可以无大過其聖人乎

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

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旡咎震以恐致福

九四或躍在淵旡咎

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虗淵則空虗旡實之處通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矣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其進也易所謂一躍便上至於天也

潘雪松述曰已離下體故謂之躍以陽居陰故謂之淵九四陽氣漸進乾道變革之時龍之潛者至是躍上矣時躍而躍自然之象或躍在淵不敢必躍而遽離於淵也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易安身而後動欲

愼如是故无咎无咎還重進邊

蘇子瞻曰下之上上之下其爲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至九四獨躍而不惕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與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雜故有以處之然後無咎　纂言曰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已然故爲已定之决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盖言其將然故爲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潘雪松述曰六畫之卦五爲天三畫之卦五爲人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註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潘雪松述曰窮高曰亢陽在上乾體既備上位既終故曰亢龍劉濂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

之理故曰有悔重剛而亢時之所宜也乾道常不息故必有悔龍神物也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亢而有悔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御也陸庸成曰悔御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　總論胡雲峰曰勿用禁之之辭利見許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之之辭觀乾一卦大槩可見矣　李氏曰乾陽物也消息盈虛有時

龍陽類也潛見躍飛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升降進退亦有時爻序可知矣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潘雪松述曰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意故曰用九也王註九天之德也體乾聖人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見群龍無首者六虛之用用其虛也敬仲曰用九之道雖見於各爻諸陽而不見其爲首不見其爲首者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爲巳爲私好剛好進安得而不爲首　洪覺山曰易道以中爲至用九用六用中也九即爲中非九極而

變乃中也一中純然無始無終故曰旡首　陸庸成曰乾陽惟能變故亢復爲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首得無首之說矣至此曰吉其爲占者開鼓舞之門乎　唐凝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旡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楊止菴曰乾爲純陽爲吉乃六爻不言吉至此統而言之者何也初勿用吉莫先於知幾也二五利見吉莫大於見大人也三四重剛旡咎善其補過亦可趍吉也上九亢極有悔悔極能知變亦吉也乾陽主動此六爻皆吉詞爻不言故於

此總結處統言之也又曰剛貴變動皆變動故皆得吉

惟乾剛太陽變動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灾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

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彖曰大哉乾元　全

程敬承曰凡天下之有始者未能爲始也乾惟无首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

位爲時成語六龍爲爲時乘時終時始是爲無終無始此乾道之變化也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物盡還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首出卽從无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出庶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萬國咸寧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爲始物在君爲首物之德也大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關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乎

潘雪松述曰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乾者純陽天之彖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故曰大哉乾元元氣之始也陽氣初動太和絪緼萬物悉資之以兆始也一始萬始而

生而成、天之發育、皆總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天者萬物之總名、物何始、始於天、天何統、統於元、　姚承菴曰天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字承資始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爲始、故下有終始之說、

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以始也、原自無始、亦復無終、春而冬、冬而又春、總是一個發生之氣貫通其間、故曰統天、惟資始乃爲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大也　陸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資以始、乃見元也、天道之下濟、其可見莫如雨

然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蔡虛齋曰形對氣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卻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

胡一川曰品物流形是言資始之元氣流通於形質之中不可死殺講在物上去恐說在坤的了大抵乾主氣上說坤主形上說流如水之流由此而條至彼也

潘雪松述曰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之體終始者乾之運大明終始一伏一見一躍一飛皆乾道之自然也故六爻之位隨時渾成而六龍載焉六位皆龍而乾德乘之升降無常惟時所用以控御天體所以運動

變化不息也章氏曰大明終始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見乾德之無端矣曰時成曰時乘惟其時也

程敬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本不爲首也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變化六龍之變化也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是終又復爲始矣所謂終萬物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

王汝仲曰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終始明乎此而已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

幾在我耳 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 唐凝菴曰總之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龍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盖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彼位本因時而定我亦因時而乘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

蔡虛齋曰此條時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六位時成則見得卦

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飛亢應受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此一節之大旨也　于孔安曰乾道變化只從元亨說到利貞處各正保合二句不可平大凡萬物之生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於成形質而物之生理全矣保合大和從各正上來　潘雪松曰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陽變而陰復化而陽一進一反舒歛以時各正保合是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形質之中而返一无迹也是乾之利貞也性生之理命生

之氣太和則元氣之生生者貞以含元而又開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 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山物乃見乾之利貞吳因之曰化即利貞二宗 唐凝菴曰總之生機旣謂之元復謂之和何也元氣即和氣自其資始故謂之元和氣即元氣自其欣合則謂之和總之爲物而或以萬言或以品言又或以庶言何也萬明其數之多品見其類之異庶言其生之同各有攸當也

按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亦非兩時事如五穀至堅實時生意毫無滲漏是性命得其為性命也此無滲漏處便覺韜藏秘密一團太和元氣飽飽滿滿在裏面了故曰保合　洪覺山曰太和者性命之懿也各正性命以保合凝聚其懿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于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役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無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夫子之意深矣

程敬承曰聖人既從元亨說到利貞又從利貞說歸元上去而曰首出首即乾元所謂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

之道治天下其間乘龍妙用只此元初生意直貫到底故總歸之乎始物而曰首首萬物者終萬物者也所謂乾道之變化乃乾元之變化也萬化歸元故萬國寧也

一游讓溪曰寒暑相易收生相禪乾道之變化也而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聖人首出庶物其道由是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非能爲物作則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是以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

一楊氏曰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

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就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爲無常其化也消息爲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易爲變易爲化是不可勝窮也試觀此雲行乎炳而黃黝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迹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將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將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洪覺山曰強健也陽也上下皆陽故不息君子體之所以法天行也天行者自天行也克伐怨欲不行則非自

天矣故不與其仁是故乾元資始自天也自强也三月不違仁是也

程敬承曰天之健正於行處見得人之健亦於行處見得君子行此四德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强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行天行爲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强乃真强非純乾君子孰能之

章氏曰只自强不息便是乾便統天御天潘雪松曰自强者體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　吳一源曰生生不息者天之德行行不息者天之象惟生生不息乃所謂元也君子法之自强不息法其行行不息者乃所以

全其生生不息之德也　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於一息幾微如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洪覺山曰龍陽物也初九下也在下勿用所以養陽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澤物在德而曰德施普在田故普也胡雲峰曰提出一德字即君德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敬承曰上下皆乾乾乾之象道即乾道也乾道不可一息不行終日乾乾反復行此道耳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爽曰陽主於進或躍在淵則無必進之心故曰進无咎　汪咸池曰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洪覺山曰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修身見於世此聖人中正全體之學如三之乾乾四之或躍則若有未全者然龍德無不善故乾乾或躍所以求全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爲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洪覺山曰亢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程敬承曰亢亦時之不能違者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約說曰經言無首傳言不可爲首爲人之用九者言也非謂天德不可爲首也呂氏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爲首也老子竊窺無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爲首心實爲首也觀此可知易老公私之辨

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爲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春爲首日以朔爲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爲首也使天德而可爲首則分六龍爲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之自强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爲主元

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嘉卽善之通。生機發越。物物休暢也。利卽善之宜。生理充足。物物各得也。貞卽善之成。生機完固。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德完其所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我。故可以利物。資始之脉。於此收藏。卽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總之自元而貞。復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盡之矣。

潜雪松述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可得也。　項氏曰。在事之初爲善。善之衆

盛爲嘉衆得其宜爲義義所成立爲事此一理而四名也

潘雪松述曰四德皆善總只是生生之心元爲善之長非无无所資始无所根蔕

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

程敬承曰亨句不必添出禮字只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齊集湊合於此故曰會此就性體无文上體認不可泛涉外面動容周旋等語

程敬承曰利者因物宜物而不過物即能諧物者也故

利乃義之和以見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經繹曰惟義與利有介然之辨故即義之和明利焉　吳一源曰人知天地絪縕之氣太和而不知其所以爲絪縕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嚴肅之氣爲義而不知其所以爲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德之利以爲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按貞者靜而正也王伯厚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后來生生化化之根柢根抵在心貞固卓立可依以爲事之幹易述曰貞居隆冬木冬惟幹葉盡剝以歸根也

朱晦翁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也

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機一體萬體一生萬生故足以長人

又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會君子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經繹曰禮者仁之體三千三百非實有體無於禮者之禮也合禮者合此者也　洪覺山曰利已則私則害義利物則公各正性命則和義和義所以爲義耳汝吉曰以

已制物戾也裁物適已厲也得和義之意矣　按上言義之和加之會而此言和義加會者以人事而體天德也

潘雪松述曰君子之貞自其天性靜正不忒寧極而固故足以幹事王伯厚曰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節加一固字何也盖凡事之幹依理以立只要植得固耳乾之貞本自固君子貞固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

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
易述曰君子能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道非人
不載元君子之健何能行君子之行吳因之曰不是徤
了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是徤洪覺山曰乾徤也天行
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　陸庸成曰分爲
四德統爲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
子之行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徤以行仁是
元爲善長而更有一善爲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
乾元其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潘雪松述曰初爲龍德起爲世用宜也位適居下與時而潛道可以易世不求治世无必用之心也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无潔身之志也鄭玄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遯者蔽其身而迹不露也至於遯世終其身一无所施而无悶晦其迹并晦其心雖不見是其遯世而亦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若行若違初無容心蓋根深寧極自信者固曰確乎其不可拔汝吉曰詎無樂行適也憂則違之歸於潛蟄以存身言

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之
成心盡亡也確乎其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
洪覺山曰龍德而隱无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故不易
乎世亦不成乎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樂行憂違幾于
無聲臭矣聖賢之學只到此處爲難惟其有遯世无悶
之心故能樂行憂違同乎時而不與于物故不可拔不
可拔者其志也乾健之志也潛龍未出而以用舍言者
出處之始重之也　唐凝菴曰一陽初萌在人爲性真
乍見正君子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處深之愈深固而又
固研幾藏密以通極于命非特棄名利祿即一切垂世

立教一切濟世安民可喜可願之事皆無足以動乎其中而袚之者此其所以爲龍德此其所以稱潛龍也

蘇紫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走作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无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違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

游氏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無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

故不見是而無悶此最妙　貢愛軒曰人在世間都被世界轉移去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不成乎名纔潜得不凡所以遯世無悶得此已是没世界的心腸渾乎道心之微矣　登之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潜龍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遯世不悔不稱潜

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以龍德而隱故隱有關世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無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確乎其不可拔

於兩則字內見得朱子曰此非專爲退遯不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嘗觀龍之潛也時出時沒而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違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　蔡虗齋曰初九何常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盧中菴曰憂字不必深看正進齋所謂少有拂逆我心不快之意如孔子因問陳而遂行孟子於崇見王而有去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敬承曰看來此節還歸重德字據本文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信謹存誠不伐皆語德也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于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爲龍德德博而下爲正中則益誤矣閑邪存誠非待有邪后閑也庸信庸謹奇衺已黜而入於誠顧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密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變而化所自來矣故閑者閑於无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无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爲大人之利見也游讓溪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大人之學誠諸身而已矣不伐而化誠身之積也　洪覺

山曰九二龍德正中言行信謹大段无甚着力惟只是閑邪則誠自存矣信謹者誠也閑邪主一也法乾之主一所以誠也君德大人之德也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大功大業不出乎庸言庸行之間則君子之學可知矣

蘇紫溪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之所以爲易知也又曰遯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不伐字要說得細只是胸中無一毫自足之心若說誇張之類則淺矣

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無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

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按曰乾夕惕豈是空空着慮任大責重慮之最難惟是進德脩業可以免咎而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脩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其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内用脩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内

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凡皆進字意曰終日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方勤而人不忌夫何憂總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何咎　蘇紫溪曰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脩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聖賢視天下國家便當作吾身實事舍此亦無業之可見矣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溺陰非而

陽是豈惟死得且併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辨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脩辭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爲知至也以口耳爲知

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以見觧爲知者知農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易述曰乾之爲德惟於惕字見之知至知終惕若之真體也

程敬承曰因時而惕時字當味位居下之上正當惕而檢點時也因時而惕故可及時而進　經繹曰三日乾夕惕何謂也曰逹天終事也逹天之學始非潛不入中非庸莫依終非乾惕不行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與播谷相似須是實下種子方會日見發生是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即誠也誠存諸心只懸空在裏面若不真實去做恐汨没動揺立不住了必從忠信心說出便從說出的做去做到那極真極實處這道理始有着落安泊恁地堅將起來而誠立矣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脩業朱子曰脩業居業兩者只是一意業如屋宇未脩則脩之既脩則居之脩業便是要居他

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

之業不成不可爲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搖之則業完而居安矣故曰所以居業　洪覺山曰業亦德也而獨以修詞言者人之病大率在言也立誠則行在中矣

姚承菴曰知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个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做到底此方是修詞立其誠　德而曰進必造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至猶虛也在因其所至而實有以至之夫至極處則真幾微眇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能至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后可故知終猶虛

也。在因其所終而實有以終之。夫此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

吳因之曰可與幾絕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

或問終之何以存義程敬承曰語云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皆不十分終是未完備終之是完備得十分事便收拾得十分理、无纖毫遺落故曰存義存有時出

不窮終身取足之意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　吳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義德進業脩亦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見得只至之終之便完了　忠信全在知之裏面用然不是懸空忠信便會至之都有修辭立誠脩詞立誠全在終之裏面用也少不得靠忠信作主故曰不可截然開看　潘雪松述曰至何所至終何所終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无終萬物无終聖學焉得有終此言知終蓋自聖人一貫之的言也通於一萬事畢知至亦知終矣然知至至之才可幾也知終終之才不可幾也至於從心不踰矩而

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必也明終始之大人乎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唯變所適之謂義聖人不存幾而存義可與幾則所存者神可與存義則所過者化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然無甚深希有之行性約之庸言庸行忠信脩辭而曰至曰終皆不外也示人易知易從之旨躍如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按九四在下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之下故又爲在淵之象進則躍退則淵上下進退未有定擬故曰或

也或上或下何其跡之无常而非爲邪以干進也或進
或退何其心之无恒而非離群以獨往也其平日之進
脩德業原不爲一身全是爲天下此則欲及時而進耳
經繹曰君子德業違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其靡常
徐起而趄之欲不先不后幾及之而已矣唐凝菴曰夫
四在他卦巳爲大臣此猶進退未定何也全乾皆君也
乾之事業必待于五四猶未成其爲君也故有无常无
恒之象　无常无恒須說得有分曉不果於上而又不
安于下是爲上下无常不果於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爲
進退无恒　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

也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躁屬後一日便屬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但此處重在不後一邊纔是欲進欲上本旨　胡仲虎曰三四皆以進德脩業言者重剛不中皆危疑之時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況二爻在上下進退之間乾道變化之際于進退而識其幾於變化而見其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潘雪松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已詳於九二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無不從其類者聲氣無形相應相求以同乎也水火无情流濕就燥以性從也龍變化而雲從虎有威而風從神理之感通也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覩之者親之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地之間故相感應各從其類若此矣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作物覩無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朱子曰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個龍虎若是真個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唐凝菴曰謂之本則知其資始之本來固然聖人安能有加亦還其本來而已蓋至于各從其類則物之无不若其生遂其性而性命之各正矣乾元以是而資之聖人以是而保合之御天之事畢大人之利見以此　洪覺山曰夫子于九五止曰上治曰位乎天德聖人作而萬物覩而不見有爲之迹何也相應相求親上親下睥睥然以氣類感召各從所欲以治而功業文章无可名焉是龍德之盛治之至也

吳臨川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雞鳴而衆雞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磁石鉄之母而可以引鉄同氣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張幼于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无之也蓋既謂之貴自是有位者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无位耳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巽志以體下民故曰无民耳既謂之賢人在下位則自是爲我輔者但志滿不能虛己以用賢雖有位者无輔耳皆亢意也　易述曰九五貴之位上九在五之上故貴而无位何妥曰既不

處九五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矣自四而下以陽居陽皆在下位之賢人聲應氣求雲龍風虎皆從九五與上无與故曰无輔其亢如此升極當降故有悔　應邪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得有悔爻詞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也葢言上九非决有悔緣妄動則悔耳聖人處此便无悔只是不動　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慮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爲耳豈曰龍德

易述又曰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俟命甚无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按前云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蘇紫溪曰陽氣在下則斂而不散人心常下則晦而不炫孔子

所云慮以下人正是潛心工夫

龍既見而在田豈爲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非正位故

本義曰未爲時用

行事謂進德脩業之事程敬承曰事而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此爻本是進意姑試其可是自試其可爲者耳非不爲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所能與故自試也

居上治下歸重居上者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洪覺山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而不以刑政故上治也

亢龍處位之窮窮極而災至矣傳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舊說窮謂亢災謂有悔覺非何也悔自凶而趨吉者也程敬承曰聖人必不以悔爲災也

按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爲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蔡虛齋曰元包四德故舉乾元足以盡君道

程敬承曰元者天生物之心也。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人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　按一百九十二爻皆九而乾九獨言天下治者傳所謂用九之道聖人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楊止菴曰九五一爻故言上治用九總六爻故言天下治天下上下六爻之象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潜雪松曰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而合之人
陽氣潛藏看一氣字還在世運上說張幼于曰孔子什
潛曰隱曰下曰藏隨事制義无不可也
程敬承曰德施普矣天下被其化德博之化也文明是
雍熈太和景象紀聞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
也　九三乾乾行事一隨其時時不息而進脩亦不息
也紀聞曰无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而因時加謹者
君子處危之道也
傳曰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上進革卑而爲尊乃
者疑而未定審其可革革之善者也

洪覺山曰離下而上故云革占人重革故或之所以處革也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　蘇紫溪曰進德脩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潘雪松述曰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　蔡虛齋曰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據尊位者也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李篷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為不知變　紀聞曰初曰

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上
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也
登之曰用九以九爲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純陽之
卦用皆天則无一毫之陰滓也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
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
元之用體與用合而成變化肖象於龍六爻之位則九
之所乘也見者如所謂于此可見之見非聖人見之也
謂之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化豈其膠於一
定不知至无定之中有一定不可易之天則在焉如當
潛而潛當見而見云云皆則也不膠於一定而不失一

定之則君子所以為時中也 九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于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以見乾道變化之則蘇子瞻謂天以无首為則是也

按此數條重天之氣運上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秋天下文明是世運雍熈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脩故朝乾夕惕不敢懈也或躍在淵者時當改革故觀變相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撫運乃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命之厭乎滿盈乃知天道未嘗過亢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

元用九乃見天之則楊止菴曰六爻之象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總之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程敬承曰此章大意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其曰大矣哉又曰大哉贊之不一而足總之一大字槩之矣惟大故聖人用其道可以平天下試味首章云首物咸寧謂泰平非元初生意之流通耶天道也治道也統歸元始一脉衍也彼以四德運于天其於易

體於聖分作三項謬矣　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

四德之意已了了故第三節承而贊之只看開塲獨說

一箇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

按乾具元亨利貞四德而資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

无始有始斯亨自阻遏不住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

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意直貫到底到那利貞時

物物各有個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不息以至於

此故三節竟以乾始作主一直說下而贊其大程傳曰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

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包在美

利一句內了甚渾融　紀聞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云云皆言所利者纔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　陳四明曰美利猶云好利利天下猶云宜天下之物也二利字即利貞之利得其宜也

當始亨時少不得也是乾之性情然却是性情發越處未見其真其真惟至利貞乃歸其本根還其命脉乃見其真性真情本義云性情之實實字最要看性情二字要分曉生意完足於此是性而後來生生不息之機已胚胎於此便是情情即是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保合二句

意　洪覺山曰性生理也情生意也生意始發于元而成性于貞言利貞者言乾德之性情如是非言乾之利也言利則有物而小矣故夫子不言若謂貞不有其功爲不言所利則利貞之文巳言之矣

程敬承曰前言乾元乾始總是一箇乾大哉乾乎即承上文大矣哉說來言乾之大豈一名目形容得盡故着

剛健中正等字

洪覺山曰胡云峯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朱子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健疑于不中不正故曰中正中正容有所未盡者故曰純粹精也純以言乎其全粹以

言乎全體中之微妙精者至也熟也渾合而無迹也情者義也六爻之所各得者也四德即六爻之德六爻即四德之用亢龍不言德何以爲純粹精也在一爻則謂之亢在全卦則謂之純雲行雨施聖人之德與天同矣

孫質菴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機運動而爲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來剛是就他體叚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遏他不住何剛也健是兼他發用說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適均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月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立位分

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易述曰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之氣雜乎其間焉粹是粹美无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邪惡之氣雜乎其間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

程敬承曰語乾元之大而總歸一精字精故不容名言

惟聖人以乾卦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情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妙用惟我萬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拘以元亨利貞分屬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點德意流注默令人遂生若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蕩平景象　又曰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下之情則天下平矣

夫何以云雲行雨施也行之施之時之乘也六龍之妙用四德之斡旋也此便是生意之流通此便是美利之各足利貞性情不即在始亨範圍中耶故乘龍御天而天下平惟體元者能之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爲也信乎乾元之爲大也

柴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于元元也者統大龍之道而貫乎亨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爲四德而元爲善之長則亨利貞皆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統天者也萬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于元而易无餘蘊矣苟泥于乃利貞之言而不察其首尾互相發明之意遂以流形爲亨各正性命爲利貞以乘六龍爲聖人之元亨則雲行雨施非變

化耶物既流形非正性命耶乾元但能始物而亨利貞非元耶六龍无利貞之德耶物資始于元則性命太和正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在其中矣元統天則亨利貞在其中矣乘六龍則四德在其中矣夫四德六龍非二道也四德即六龍之德六龍即四德之象自四德言之則四德中各有六龍自六龍言之則六龍中各有四德此元之賦于天為命此元之受于物為性此元之渾融不相悖害為太和各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元也故利貞即元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一乾始之大也聖人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朱子曰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　敬仲曰二謹信三進脩四及時易爻至五為成德之地初在下故言未成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時

當潛而所行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曰信曰謹曰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雖是性天德亦豈能廢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仁行裏面來此精一宗旨傳約全功也始之學問皆爲求仁設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誠也是學之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行也楊廷秀曰仁行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

無一息間斷

潘雪松述曰君德即九二乾體學問寬仁以進德也夫德患其不聚爲己有耳不學則不聚學者著察於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也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見也問以盡人人合而聽之則天故曰問以辨之夫不大其心不能體天下之物惟寬則容容乃公惟寬則虛虛乃受是居德之地也然必無私之盡庸信庸謹渾然本體爲一而後德斯成也故曰仁以行之歸於體仁長人之德焉此之謂君德而文明之見德施之博在其中矣

洪覺山曰學者覺也泉翁所謂心覺則聚不覺則

散是也寬居廣大之體也仁行不息之用也仁行者仁之行也元始而亨之義大人之學也　朱子曰學聚問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王伯厚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周用齋曰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爲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　按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

敬仲曰他人之重剛不中必有凶此則雖危疑而无咎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也特就所居之位見爲不中耳

九三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此正言其居上之下下之上當事任而爲危地也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中

來也能惕厲故可以勝上下之任而无咎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蓋三爲人位猶在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時方在道不可退步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　唐凝菴曰四介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爲疑因不敢以有常有恒之見自决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疑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潘雪松述曰大人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

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爲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爲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天不違天之從之也奉天時天與之應也唐凝菴曰我得其所以統天者則天故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閒也　或問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是一件文言只要狀他横行直撞與天爲一故分個先後形容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

常制禮作樂綱畧舟車天地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
地間未有之事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
前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之所原有則曰後
天其實一也天弗違者道理不能違大人奉天時者大
人不能違道理一是默契一是奉行見大人渾身是天
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
程子云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大人心通
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
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先天後天二之則
不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

道其鬼不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能違也○楊止菴曰舊以先天爲意之所爲然纔有意便是後天邵子之言精矣其旨以思慮未起朕兆莫窺之際曰先天以幾微既動形迹既着之際曰後天　洪覺山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知幾如神知其在我合其吉凶之謂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張幼于曰潛之爲言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于潛也亢之爲言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制于亢也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

以亢致悔往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爲他欲

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

縱必敗之形已兆逕當面挫過不見若此等人僅可旁

觀不可當局聖人胸中无物原不曾留戀進存得之心

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亡失之心故

那邊如燭照數計語云身在蔭中不見蔭此語最有味

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

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

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禪

代陵谷之變遷鬼神之屈伸人物之代謝世事之進退
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
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
流行變化於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耶此事
從天下看聖人處得妙遂以爲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
飢渴飲食家常茶飯不足異也因之又曰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只是一時字進退存亡便不是聖人亦有
能知之者只爲把利害兩字做了主張憑他會筭計只
是利害以內之意念亦有會處置的也只是利害以內
處法夫胸中着了利害兩字先已爲利害所掩越筭得

明白越成障蔽越處得曲折越增溪塹聖人毫不落常情利害只在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亢者所以能燭照數計隨時員轉而善處於進退存亡之際也　胡雲峯曰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盖四德以貞爲智上九而能貞則必不至於窮此夫子所致意也　蘇紫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而况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無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

不失天道之正而已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　楊止菴曰蒙引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亦聖人乎曰唯聖人是也善至人亦有亢時特以時雖亢而知之善處乎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乃所謂乘龍之亢也

坤☷☷坤下坤上

坤減乾之半此他本來資禀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別坤之資禀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己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

終始一毫不起如這裏未槩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掀
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也決不挫過
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
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爲純陰陰之純則順之至順之至者順乎陽也所以
乾元亨坤亦元亨蔡虛齋曰乾元亨無所不元亨也坤
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又曰先後
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巳先物則致迷居後

從陽則不失也
牝馬之貞順中有健也紀聞曰物之牝者皆能從陽求其從一不變莫牝馬若也故稱牝馬之貞章氏曰陰畫中虛受乾取象牝馬配牡有資生不窮之義焉　唐凝菴曰乾為馬坤為牛稱牝馬者從乾而稱之也從乾而稱之以見坤之不自為主也蘇子瞻曰能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焉順之至也順之至即健也　胡雲峯曰乾言利貞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

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主利利順也謂先乾而行則失而迷后乎乾則得而主於順也君子有攸往以下是開示其例以明牝馬之貞意陽先陰後陽倡陰和理之常也　朱子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　余四明曰西南東北不必拘但是陰之才力行不去的處便是東北行得去處便是西南　安貞安於牝馬之貞也此句總上文而言吳因之曰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

以躁躁是邪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

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爲統坤重貞以貞爲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爲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敵明矣　陸庸成又曰後蹇解二卦俱利西南者蹇則陽入坤體而居五解

則陽入坤體而居四也又蹇獨云不利東北者艮在下也又解蹇二卦獨五曰朋來四曰朋至亦得朋之義

程敬承曰吾合觀乾坤而知天下事不可先物也天德戒於爲首謂宜柔順者得之而先則迷後則得坤詞復然可見先之一字舉世所忌不獨陽剛已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下面德合无

彊即從順慶合也德惟順故厚厚故能載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伇行行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不往東北則順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坤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此一章之大槩也　洪覺山曰夫坤以順承天何以爲至哉元也從順一理資始資生一幾也无疆廣不息也坤德合天之大而自无疆所謂至也游廣平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含弘坤體也光大乾事也馬乾象也坤言牝馬言其與乾同類故能行地无疆无疆光大咸亨矣而乃曰柔順利貞皆所謂順承天也乾曰

大明坤曰依行行即行地之行行所知也坤不先于乾
行不先于知故曰迷非真迷也乾知之事非坤道之常
耳坤始于西南而盡于東北乾始于東北而盡于西南
順坤而往故曰得朋乃與類行不先于陽故曰喪朋乃
終有慶安貞安于貞也君子應地之道如此分而言之
安者順之爲貞者健之宗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爲正
胡雙湖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后天卦
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北之時羑里之囚乎味
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于此矣
程敬承曰乾元統天本無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

合爲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育而無界限。故曰德合无疆。而何以言厚也。彼其資生。所承天以付於物者。無減乾元之初。其渾淪磅礴。至厚也。下面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虚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者通於外。未有不充諸内者也。故含弘先焉。咸亨咸字亦自大字來。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

唐凝菴曰先言順而后言厚。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

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　楊止菴曰

既云順承天又云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所以明坤之配

乾相須為用所謂天地合體者也

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萬物資

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

蔡虛齋曰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後一截

當其氣形交接處流形與資生大不同流者是發生源

源不竭之意一箇亨嘉之會都是流形時事也資生特

其肇端一處陸庸成曰天地生物止一氣流行方施為

乾施及于物即屬坤非乾既資始了坤方去資生也始

之之氣機在乾而行於坤故并資生亦即承其始氣而

發育萬物此造化合一之功用也　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其靜也翕爲易見也即元亨時亦主於藏故元猶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含萬物蓋其厚德之所藏非發越所能盡也若乾則主施爲君但曰雲行雨施而已

林次崖曰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耳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此節專重柔順利貞一句牝馬地類乃借彼明此之詞君子攸行只安常守分盡吾才力之所能爲而堅貞安

固終不出於柔順之外其所行一如坤之順順德也

經緯曰先迷失道道自不迷迷自失道後順得常道自有常順順斯得常故知常曰明　唐凝菴曰乾其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又曰天言御若天不能爲主而君子爲之主本于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爲地而君子自法之而爲君子本于坤之承天也君子攸行以下只發明君子順柔從陽之義始應得坤道利牝馬之貞　質卿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貞利之道也後之得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

得明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
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
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合天之无疆
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
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旣喪其朋自立脚不
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矣
陸庸成曰后天卦位起震而終於艮故曰乃終終則必
反也　項氏曰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
以得爲吉以喪爲凶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
以發文王言外之義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仕於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程子曰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當喪其類全汝白曰喪朋猶大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吉此說與朱義不合然却有理故並存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此以形言故曰勢

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无彌與地何異

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无喪无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諸理齋曰騶虞虎兕並育芝蘭荊棘並生封山濬川者不以爲德塹山堙谷者不以爲怨地之厚德也不屑屑於賢

愚貴賤之間不緦緦於取舍異同之辨即罰之刑之以至於命師征伐皆所以誨之君子之厚德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潘雪松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霜陰主殺也陰氣始結爲霜盛則水凍爲氷故其象履霜即知堅氷之至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其初不可不慎也聖人謹初每類此履即初象履霜象初六堅氷象上六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氷之禍

張雨若曰象只提履霜堅氷一句下三句皆是釋他意

思重始字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衍順意古今只爲一馴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氷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氷防其始也胡雲峯曰至危之之辭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　王伯淳曰乾初九復也而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而履霜堅氷至即女壯之戒又曰履霜戒於氷然月幾望戒於將然至於幾則危矣

方獻夫曰此爻不持在此卦爲陰長之初在六十四卦亦爲陰長之初故聖人致謹焉蘇子瞻曰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

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唐凝菴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正則自然直也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中則自然方也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敬仲曰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不習无不利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洪覺山曰是三者者乾之禮故不待作爲自无不利但乾之大則大而无方耳　蘇子瞻曰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故曰不習无不利　蘇紫溪曰不習非不

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思爲而无爲是之謂聖學王註動而直方任其自然之性也所謂靜則體而動則用者也人心嘗失之於動惟動而直以方此六二爲坤道之純歟一說二之德靜而能動順而能健此所以爲直方也如一於靜則頽然耳退然耳其何直方之有

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爲地道無不利利字即孟子以利爲本利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方无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夫无不

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

六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光者思爲不擾性體獨呈之謂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三有陽德爲章以陰居之有收斂之意故爲含章是其可貞之道也以其位陽而居下卦之上故云或從王事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陰體臣分故從而不造不敢居其成功以居下卦之終故代終也徐氏曰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不可

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註云有事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按无成有終爻象俱重无成上有終特帶言之耳曰有終正見其不爲始也是即安於後得主利之貞者歟　蘇紫溪曰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於偪主下或至于凌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斷喪而無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有其章而含之無智名無勇功恂恂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無成有終畢竟是含章君倡

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　胡雲峰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九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晞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

游讓溪曰。以時發者。言內含章美。非欲囊括自晦。但待時而動。不敢爲先耳。夫人臣而爭功能者。暗於道者也。此無成有終之爲光大也。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

呂東萊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

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后以時發

程敬承曰彖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總之重含意也　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未光大便說中淺發纔有一功善便无安着處雖强欲遏抑終止不住　項氏曰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爲始而爲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爲當貞也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

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猶秋冬之時從王事猶春夏之時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藏畜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含之則為知發之則為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潛雪松述曰六四何以象括囊二中正有直方之德三位陽有含章之美四重坤之交履非其中以陰居陰純陰无陽當自括結其囊以求无咎无譽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四之括囊時勢所宜非過慎也孔疏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理齋曰慎不害者言其无失也不言其

有得也得則譽矣程敬承曰无譽非是惜之之意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䜾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　陸庸成曰陽宜在上故乾以初爲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爲無用之地括囊非専在言語上以黙爲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便有利害故咎與半焉逃乎咎者譽之媒遠于譽者咎之招此則出於利害之途其咎其譽兩无所涉括之時義大矣哉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

議者與其乾坤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根柢是者與　蘇子瞻曰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爲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爲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夫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　胡雲峯曰三含章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經繹曰乾三四曰惕曰躍慎其動坤三四曰含曰括慎其静以皆人位各因其體性致慎於防危兢兢焉唐凝菴曰

於下卦之初已有堅氷之慮况復交一坤則陰勢愈盛故不得不懼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楊止菴曰黄中色裳下服黄裳者言其居中得下體也守中而居下則元吉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

潘雪松述曰天玄而地黄上衣而下裳黄者坤土中央之色裳則法坤爲制而有五采之施者葢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五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黄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

蘇紫溪曰天玄地黃曰黃以別於天也上衣下裳曰裳不敢安於上也以黃爲裳猶言以中爲順總是居中處下之意耳又曰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正所以爲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唐凝菴曰易凡稱元吉皆原始得吉言貞吉皆要終得吉吉雖在五亦由牝馬初六一履從始知辨故原始得吉耳不然至五漸堅矣安得有黃裳之美哉　蘇氏曰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

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王肅曰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德之極陽所不堪曰龍戰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陰勢泛溢無復限制也又上有郊野象故云于野畢竟陽爲主陰爲客當龍戰時寧獨勝在陰陰與陽俱傷而玄黃莫辨矣故曰其血玄黃　潘雪松述曰上六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冰之漸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

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　馮厚齋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胡雲峯曰坤陰卦也臣道也六三曰王示有君也上六曰龍示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而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故曰堅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曰龍戰者着堅冰之戒於其終也

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胡雲峯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潘雪松述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乾主成而坤惟順以健行曰惟安貞不可息利永貞而已矣坤代有終所以象曰以大終也陰能順乎乾剛則以陽終斯永貞无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

終乾主元終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爲首重元也坤用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爲發也

程敬承曰坤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不失爲順承之義矣　又曰陽之極不爲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無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无陽陰極之終復爲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總論蘇紫溪曰傳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爲之謂也爲其所當爲也順非一無所爲之謂也爲而無所作爲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

也至若時有後先事有終始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造化之所不能違而亦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彼委靡之士趨而趨諾而諾者固無足數間有自恃聰明自矜才辨有所得焉而故衒之有所成焉而故張之即謇言日至而咎且隨其後矣況其不善之漸尤有可畏者耶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徼天下之譽時而處後時而亡朋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違不忘邪几几可把而謚不忘規茲其爲坤道之純乎然其要則

敬義先之矣君子之主敬也如臨上帝如對明神順其軌也君子之集義也不弛焉而忘不躐焉而助也順其序也未萌而防不以履霜而忽先幾連根而拔不以凝陽而忘血戰順其宜也至於貞焉而永大焉而終則順亦徒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胡雲峯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

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程敬承曰此章本義雖分釋貞利亨元其實不必拘泥看來大意只是贊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剛乃見柔之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方乃見靜之至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爲道之常翕而能含爲化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后得也順也乾施而坤因作之成 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承天而時行者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方盖先天有爲非順後天不爲亦非

順无爲而無不爲此之謂順此之謂坤道矣經繹曰柔靜順也動剛德方則順之徤用成其柔靜順之至也故坤道其順乎承天時行而已矣

蘇子瞻曰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蓄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非則初動故至靜所以爲方也

蔡虛齋曰動剛德方固是徤然終是順之徤也蓋至柔即不動也其動也承乾而動耳至靜若无形也德方亦只是承乾之施而賦形有定耳皆非自爲徤也

後得主利是彖詞有常是釋詞程竹山曰坤何以後得主利耶知始者乾也故坤不得而先施斷制者陽也故

陰不得而專主居後有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得而主利也經繹曰彖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彖傳著先迷不著主利不正言後得獨以後得得常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爲得主得主爲後得之義躍然　伊繼山曰化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含非斂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耳若說是靜翕則是涉利貞時了而以亨接

利貞把元放在何處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

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潘雪松紀聞曰文言什履霜因言積不善以積善配什括囊因言賢人隱以草木蕃配配則相形而其理自別此文言所以爲文之格也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之慶子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不安於正不能有慶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刬地激出事來呂氏曰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要哉言乎　周用齋曰漸者漸積而至於此也既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

人莫之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之不可不早也此責君父當慎微也

約說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於氷小惡而至於大皆順長而馴致也此坤之初也而聖人極言之如此正欲人辨之於早也　王伯厚曰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又曰坤曰早辨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按直方二句是說六二已成之德工夫全在敬義二字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故謂之正方是處事皆合宜截然不可移易故謂之義內何以直只主敬而內自直矣外何以方只協義而外自方矣陳潛室曰不言正以直內而曰敬者蓋本敬則心必正敬則提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義是把吾心做個應事應物的尺寸區處停當毫不差謬是爲義以方外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德盛矣潘雪松曰一行之脩一善之具謂之孤又或專於涵養而應用則疎或曉於事宜而存養則缺亦謂之孤

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所謂大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林次崖曰疑是滯碍也如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碍也亦由工夫未至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夫不疑其所行行字就是六二之動的動字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内而外便方正萬事自各得宜然須要又屬敬内孟子曰義以行吾敬君子敬存而心自直義自行外自方表裏洞然事理渾一更无毫髪之疑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　洪覺山曰所謂敬義者敬焉而已爾義焉而已耳順吾廣大之自然初非

有所作爲而至之故能不疑其所行盖承乾之知以行也

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内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朱子曰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張陽和曰乾只一畫工夫只有誠一箇坤有兩畫工夫便有敬義兩件夫子語顏子只是一箇克己復禮語仲弓便有兩個敬恕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陸庸成曰誠者乾之道也敬者坤之體也仁者乾之行

也義者坤之用也以坤六二乾九二參看乾二爻曰存誠。此曰敬。乾二爻曰仁。行此曰義。微矣哉　楊止菴紀聞曰二五皆言君子內可爲直內方外之君子外可爲黃中通理之君子其德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張幼于曰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蘊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程敬承曰此節妙在含之二字曰含之以從王事是事

主之自王而我特從之非才不足分有所不敢成耳洪覺山曰弗敢成者含美也非但不敢居其成功當事始而有自專自必之心皆成也　唐凝菴曰夫天不施地亦无由而生其成功本非坤之有也文言無成文言釋之曰弗敢成也蓋原坤從陽之心也操懿莽溫之惡皆一敢心成之耳文言有終文言釋之曰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自有也終乾之所未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章氏曰陰本閉翕至四宜變一闔一闢陰陽交通天地

變化則生氣暢而草木蕃四居陰上而又重陰則天地閉隔賢人隱遯所以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不罹於咎難以事指也无得而稱不以善名也慎之至也象謂之慎文言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呂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若謂相時而動則已屬兩事矣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張兩若曰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内天地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　唐凝菴曰乾初之隱

隱于无位坤四之隱隱于有位无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易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无譽也難非其戒愼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云正位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嘗事任時猶可以括而括者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程敬承曰此章專重黄中作主通理黄中自通理也惟黄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惟黄中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

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

蔡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斂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　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嘗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萬象畢具處是通萬象森然處是理只此一句想像便是分曉陸庸成曰通理者一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爲中是至順之所出也

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五而不御下有體者體乃條條件件恰好正當之謂亦居中之體也不必泥本

義下體下字合上文觀之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精神盎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肢事業通理之符也无美爲美乃爲至美雖然美之至猶可名也孰與乾九五飛龍在天之无可名耶物所共覩其上治之功无待發揮矣

附案曰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潛雪松述曰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明內蘊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四肢充暢之容理之通者動於體也理不中通神不完體四肢皆

形骸之牿不爲吾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爲尤盛也　又曰三爲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正所謂以時發者也　唐凝菴曰美積于二之中發于五之中美誠无以加矣故曰美之至也或曰于此尚有含乎曰已發者發矣發發者固不與之俱發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潘雪松述曰天下未嘗一日无陽坤純陰之卦陽實主之上六陰之盛極也陰極陽生陽動而微陰進而抗故

云龍戰于野曰野者陽始下生非居中用事之時也主
戰者陽而曰陰疑於陽必戰明陰之爲逆德而陽之能
自強也

章氏曰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上六陰極必
交於陽故戰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爲其嫌於无陽也故
稱龍焉純陰有无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伏乾故
稱陽於極陰之時稱龍於牝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
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氣陽而血陰陰
之類有血血之辨有色言血爲陽所傷而見血也既戰
且潰未判其類故稱其血玄黄洪覺山曰其血玄黄者

陰傷乎陰陽二者俱傷乎血陰類也陰自傷也陰自傷而陽生焉故玄而黃也　莊氏曰上六兼有天地雜氣故其血玄黃陰氣既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黃之色一定不易蓋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楠曰在初曰辯之不早辯在上曰陰疑於陽必戰辯則不疑疑由不辯也

胡雲峯曰上六六三皆揭以陰之一字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敵矣天道不可無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辯也　張雨若

曰爲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无利於抗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易聖人扶抑之意微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懼其害也從陽故三含其章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德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涵焉故其德美是中也亦順也倘所謂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

之六爻合乾論之亦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履霜防微陰也謹信蕑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葦而惕疑故无咎重陰故當閟而括括故幷无譽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坤之位而曰黄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亢陰窮於戰其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循惓惓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屯䷂震下坎上　蒙䷃坎下艮上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於寅是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爲洪荒之世故曰屯爲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錮物蔽之謂乃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彖旨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

也物之充物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潘雪松述曰卦震動而遇坎險動而遇陷動而未暢故爲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故屯乃元亨初陽得正所以能濟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勿用者屯難在前不可輕用以往王註所謂往益屯也民得主則定震一君居内而主二民侯象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爲人道之始人始生而

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爲四
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正天下
之不正也不貞非獨是有此苟且凡急躁不寧耐亦是
游讓溪曰世難方殷毋爲禍始故勿用有攸往而又何
以利建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
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按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張清子曰乾坤之後
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爲
屯也又其義爲動乎險中能動是其才足以有爲故得

元亨往險中則其時猶未易爲故利貞蔡虚齋曰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爲所束縛耳震爲雷坎爲雨皆陰陽始交之所爲雷雨交作往往滿盈萬物萌生屯而未達之象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始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其時一陽動于下衆陰之所歸者宜建之爲侯以收拾人心也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爲安寧方可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亨屯事業所當竭心力輔其主以啚之勿如漢將一立更始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后可以大亨貞陸庸成曰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

寄也洪覺山曰不寧者震險之心也

程敬承曰彖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處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潘雪松述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紬繹圖為以解世之棼結者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露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面事又曰坎不

言水而言雲未通之意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
屯在下爲雨故雷雨解　洪覺山曰朱子曰屯需皆陰
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
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中初出欲破地面不无齟
齬故當爲經綸經綸雲雷之意不云雨而云雲者欲雨
而未成也聖人代天理物以濟成一代之治其機在此
而已洹詞曰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
以治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

君子之濟屯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爻則无助如何濟得天下事以故遲回却顧有磐桓之象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其所以濟之之具矣故利居貞陽剛有主宅心以靜不以艱危之後乘利擇便而失其正也然而天造草昧君子終不能恝然初九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從民望而建以爲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易述曰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或云不曰君而

曰侯則未可以君天下爲侯也君天下者五也顧陷於險而掩于陰二之柔德不足當大任必侯初以爲羣陰之倡耳　周用齋曰初九非自建侯也葢占得此爻者利建如初九者爲侯耳若謂自可建侯則是自加九錫殊禮之類不可訓矣

程敬承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又曰貞者正天下之具居貞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正而曰行不欲屯膏之意要緊看一志字惟志欲行正故能以

貴下賤而盡心力以濟下民之屯方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有聖哲君子能爲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又大得民也　張雨若曰大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洪覺山曰利建侯者利居貞之謂也夫非自利也群陰歸仰于初而初能下之以大得民心故其才其時宜侯也　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亦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爲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

故二四上全取焉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與五自是君臣正應但下乘初九爲初所難故欲進不能有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之象爲初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邅乘馬班如正申屯邅之意然初之求二不是要害他正見他賢能欲取爲已輔以濟時艱耳陸希聲曰初雖難二非欲爲寇以二近已欲爲婚媾屯之情可以見矣但二柔中之德守其女子之貞而不許字謂不字於初也十年乃字字於五也乃字甚有味非至

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着匪寇句見女子不字之難着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堅十數之終也又坤數爲十女子者明未有所從也剛不是論他德只據他所乘之位言之二與五應本是常理爲初所難便失其常了十年乃字則君臣相遇而復其常矣謂之反常明相遇者乃其固然幸之也　王註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者也十年則反常則本志斯獲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潘雪松述曰六三居震動之極非陽而居三無德而有

求民之心無應而舉濟屯之事即鹿无虞象也趙汝楳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即鹿也鹿善走險逐即奔林禽不可得惟入于林中有陷而不得出之象蔽于所欲即陷害在前莫之覺矣仲虎曰幾動之微六三互體艮止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吝戒其動也聖人欲示人免害之端故提一幾字以喚醒人也　洪覺山曰虞主苑囿之人无虞者三六俱陰无應也无虞而即鹿是徒從之耳從之而入于林則不可復挾惟當未

入之始幾而舍之何以幾也凡人動極宜思遇險宜思也六四居正自知柔德不勝而能求媾于初以往不惟自知且知人幾也

一説虞非虞人乃商度之謂更詳之

程傳曰從者以身殉之之謂從字重看是心貪乎禽也貪心勝故雖無應而不免躁動是无虞之由也從禽便是即鹿鹿者物也禽貴之喻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幾不如就舍一往便吝更無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當草昧之初身在坎險欲進而不前有乘馬班如之象初爲得民之侯以四正應求以爲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無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仲虎曰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四求初九之賢往以濟屯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象贊其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胡雲峯曰六爻唯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之也又曰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無如之何矣故凶　潘雲松述曰膏者坎爲雨也詩謂陰雨膏之卦坎在上爲雲而不爲雨屯膏之象九五剛中居尊雲行雨施以澤萬方斯其事矣而時方在險掩于上下之陰有膏澤而不得施此屯之所以屯也夫既屯膏而不得施僅僅小補可耳安能大有所濟乎此時初九方大得民於下大事已

去而徒求正應之六二以爲貞難免凶矣

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之屯膏之九五必不能也故雖爻位得正下應六二而貞亦不免于凶何者大事以得民心爲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濟大事程竹山曰小者必貞而吉大者雖貞亦凶甚言不可爲也　陸庸成曰小貞大貞寧有二哉但用之小則猶吉用之大則不免于凶何也屯其膏故也小惠猶可偶及而至仁不能博施故又曰施未光張淸子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于坎中爲二陰所掩如雨爲密雲所蓄故施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呂東萊曰亂極則當治屯極則當通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幾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又曰何可長者盖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于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潘雪松述曰上六乘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異二與初比𦂳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九五君位已定乘焉班如將何待乎屯道之窮無所歸命故泣血漣如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如泣貌此與比後夫凶義同又坎爲血卦故有泣血之象　蘇紫溪曰四

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也故乘馬而邅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

蘇紫溪總論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發而喪其功有志者又輕爲以至于敗無才者既不足爲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買禍也上窮則變豈曰無時而萎薾不振是自貽之慼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以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汪咸池曰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爲屯主而曰利居貞利建侯

至九五但曰屯其膏

二應五則邅如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終此所以泣血漣如也大抵能動則亨已陽剛則動已陰柔而資陽剛則能動不然者即鹿泣血而已

蒙☶☵坎下艮上

彖言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程傳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經繹曰物始生爲屯天之元德存焉既生而蒙形生矣蒙必亨而不足於元故不言元　王

伯厚曰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盖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在發蒙者之有道耳匪我以下皆發蒙事初筮再三只形容誠不誠非問一次爾次也

按稗而未達曰蒙蒙者人之初正是渾金璞玉一般未彫未琢其可開發處正在此故發蒙者非能有加于蒙蒙者所性不昧旹欲自明如鄙夫之問正其志應而求

我之處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是也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說也初筮重初字蒙之初心惟一一者誠也可告者以誠感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失之瀆矣豈瀆而猶可告乎然而不告亦未必非教也楊廷秀曰求達而求達也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適不深于悅者乎　楊止菴曰坎為水為瀆瀆者衆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有所混淆不能如初之專一則再三矣故曰再三瀆　蔡介夫曰我二自謂也教者无

求於學者學者有求於教者而后師保之道尊學者之求教也如叩神明而不瀆教者之告學者違其成心而不以言瀆然后師保之言入利貞者蒙之所利與發蒙者之所利惟貞而已矣

程敬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於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此童蒙之所以吉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朱子曰山下有險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

按艮止山也止在内險在外見險而能止則蹇止在内險在外自險而未能達則蒙蒙然不知所向往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何以言乎亨也知識雖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志應養正告不告皆行時中之謂蓋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志不相應其蒙未可發也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

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必分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　洪覺山曰初筮初心誠也初筮者六五在中而求于二眞一之心也然有群陰在焉未免再三之瀆再三之心即瀆心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而我乃復晤之以言是我瀆汩其蒙也夫人所以可至于聖者以有此蒙耳蒙與聖同養正者養蒙之初心也瀆之非養正矣

程敬承曰蒙可發也不可瀆也初筮而告發其未發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彼既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之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

之一於誠也不屑之教不可謂非亨蒙之道也又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謂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然則養蒙以明失其道矣

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骸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遂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

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固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直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蘊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機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下山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出于山下其源也達于四海其流也聖功不于其流于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于蒙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唐凝菴曰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達有蒙象焉君子觀其流未遠而有必達之勢則以之果其行其源未遠而有可養之機則以之育其德果決溷養多不能兼欲進德者必兼之而後可洪覺山曰果者剛中也泉之初出其勢必行君子體之果行以育其德育者靜止意也育其所本有猶泉之本生生者乃德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自養其蒙之道也　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　蔡虛齋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

蒙以養正聖功也　王伯厚曰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復霜之萌有味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唐凝菴曰初六雖不若六五得中然亦止于氣稟之拘未嘗涉世而鑿其真其蔽可以震而發之者故曰發蒙發者發其初心也蒙愚無知告之未必喻引之而罔達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然而刑弗可專用也若一于用刑而不輕舍之則教雖善亦無以入蒙雖甚亦無以發苟免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

故以往則可吝孔疏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不可不施於國而鞭扑不可不行於家程傳曰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如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后則養之意自寓於法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得中以亨行時中者也有包蒙之象

發蒙全貴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所以明包蒙之意如納婦然謂納之化誨中也以明容暗暗亦可明賢愚兪受曲成不遺故兩稱吉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以二應五任內起事克家之象

陸庸成曰剛柔接者二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立而善人多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巽也之謂　賀卿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

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于五喜其接五柔接於二求我之義也此正見五之志應處要之皆以二之剛中得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九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不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六陰象女而居陽位柔暗而多僻躁動而易邪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也以女而懷二三之心則失其所以爲蒙而求我之心亡矣如是之人二既勿取上且擊之何以利哉

勿取即不告意示不屑之教也象曰行不順也女子所
持者身待求而應不二其行是之謂順若乃見利輕忘
其身則逆行也故曰勿用道之棄也　又云上下四陰
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爲
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爲困蒙之吝三乘二不
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　李九我曰二納婦三
勿取女見質弱者猶可教而爲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潘雪松述曰陰資陽以爲明者六四陰居陰位而上下
又與二陰相比獨遠於陽闇莫之發故曰困蒙質卿曰

欲自振之則限于師友之無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爲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　彭山曰困亦卦名者也與蒙相似皆以内體坎險有以柔揜剛之象但外遇兌則爲險而說說有徐通之意因之而名困卦遇艮則爲險而止止有靜養之意因之而名蒙其別如此然困甚於蒙也

陽謂九二之陽陽稱實也曰獨遠見初三五之不然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王註五以陰質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

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

徽仲曰六五象童蒙是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艮爲少男故象童蒙　唐凝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爲聖矣故吉　王伯厚曰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程敬承曰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虛心一志以應九二順以巽童蒙之吉道也易述曰六五柔順有應於二動而成巽順則以陰

從陽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是明師亦无可成之理此六五所以兼巽順之德而獲童蒙之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張甫陽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易述曰上爲蒙之極也蒙極教道窮矣故至於用擊蘇子瞻曰發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擊過矣故有不利爲寇利禦寇之戒三爲坎盜而上九應之有寇象擊蒙過當非我爲寇乎寇蒙則我反失道而蒙反成頑不利孰甚焉艮止能

止坎水有禦寇象但去坎險之為蒙賊者使內惡不萌外誘不入而蒙德成矣蒙之利莫大焉利亨也或曰擊蒙擊三也三陰柔不正心寇也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更詳之

紀聞曰蒙至于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逮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盡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以至於擊教之成有如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

胡雲峯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之順順在施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順在受益還其所本有或曰發蒙者利於初

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于后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楊止菴曰二包納治之以寬上九擊治之以猛教之尚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所謂相濟以成教者也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用法防范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督不妨教化矣蒙之極利用擊持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剛不得包容矣

程敬承總論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

喻容之弗入則用擊擊亦道之順也此爲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機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漓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